

上下古今談

前編卷一



上下古今談

卷一

吳敬恒演詞

上下古今談

西湖伊蘭題

名家選定注音文讀本

本局取 唐宋明 清文集 根據前 賢選本 加以音 注極便 閱讀研 究文者 不可不 手一編 各種名 目列下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韓昌黎文	二冊	四角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柳子厚文	一冊	一角五分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歐陽永叔文	一冊	二角
儲同人 選本	儲同人 註音	蘇明允文	一冊	二角五分
儲同人 選本	儲同人 註音	蘇東坡文	二冊	四角
茅鹿門 選本	茅鹿門 註音	曾子固文	一冊	一角五分
茅鹿門 選本	茅鹿門 註音	王介甫文	一冊	一角五分
會滌生 選本	會滌生 註音	歸震川文	一冊	一角
沈歸愚 選本	沈歸愚 註音	顧亭林文	一冊	一角
味經堂 選本	味經堂 註音	侯朝宗文	一冊	二角

蔣劍人 選本	蔣劍人 註音	汪堯峯文	一冊	三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方望溪文	一冊	一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姚姬傳文	一冊	二角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惲子居文	一冊	一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梅伯言文	一冊	二角五分
王益吾 選本	王益吾 註音	曾滌生文	二冊	四角五分
蔣劍人 選本	蔣劍人 註音	袁子才文	二冊	四角五分
江劍霞 選本	江劍霞 註音	龔定盦文	一冊	二角
味經山 房選本	味經山 房選本 註音	張濂亭文	一冊	一角五分
薇香館 選本	薇香館 註音	吳摯甫文	一冊	二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尚有數十種在編輯印刷中)

序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惶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飯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强者

馮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旣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祖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于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卽吾人嘯濡于大氣。俯仰于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

等等亦卽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于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四卷旣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于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卽以爲後編。辛亥閏月談天老人叙。

上下古今談目錄（一名無量數世界變相）

卷一

第一回

滿壁圖書京官遭害

兩番海陸水手環游

第二回

畫地球半個向半個

尊孔教知之爲知之

第三回

鬼神萬變縮爲良心

星斗滿天合成吸力

第四回

論吸力兩類分六種

算空氣一寸十五斤

第五回

倫敦戲法說明真空

紐約電報證定時差

卷二

第六回

新學問太陽開黑幕

全日局八曜疊重規

第七回

或遠或近窮於計數

語大語小無可質言

第八回

望遠鏡先登荷蘭市

寫真術創始協南城

第九回

斗轉參橫代表天體

五光十色窮究原料

第十回

定質力宇宙一以太

說久暫古今盡須臾

卷三

第十一回

成氣四類各分系統

積年三梯肇造眷屬

第十二回

量黑斑太陽生旋轉

重日至歷意合東西

第十三回

暑往寒來奔南走北

月盈日昃捉影吠聲

第十四回

分月隊附星供清玩

激電潮大彗發櫟槍

第十五回

隕鐵橫飛流星補養

水銀低降大氣高寒

卷四

第十六回

熟空氣南北揚風威

溼灰塵陰晴寫雲物

第十七回

琥珀留名迅雷減色

磁氣交感新器登場

第十八回

驗人迹火曜鑿溝渠

徵實地月球分嶺海

第十九回 變統大羣地成層石 物先太古迹始原生
第二十回 結煤林高原聚動植 造石器人類判靈蠢

上下古今談 卷一

吳敬恒稚暉演詞

第一回 滿壁圖書京官遭害 兩番海陸水手環游

話說在北京義和團正鬧得翻天倒海的時候。離開京城六七十里。有個馮家莊。是北通州該管莊上約有三四十戶人家。靠着運糧河居住。雖然籬笆都是蘆柴織的。屋瓦都是蘆草編的。然而兩邊是參參差差的樹木。每家是整整齊齊的窻戶。中間還有一座高高的瓦房。砌着厚厚兒的黃石牆。便是一個關帝廟。照此情景。在北方也就算得上是一個中等村莊。內中有一位青年秀才。姓馮名國元。表字伯始。多年在北京一個廣東京官吏部主事王英號曼卿的宅中教讀。那位王吏部單生一女。取名繼英。雖年紀不過一十二歲。却已讀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因爲王曼卿吏部本來是一個廣東有名的讀書人。他的新舊學問。在中國讀書人中間。都是數一數

二他親自揀選了書本。請馮先生把女兒課讀。馮秀才雖生長北方。却並不是一個迂腐騰騰的少年。比起那種但曉得詩云子曰。毫不知天東地西的秀才。是全然不同。他佩服他老東是一個高才博學。所以將老東揀選的書本。且教且學。教得分外認真。故只位繼英小姐。也就格外受益。馮先生自己有了只數年的教讀經驗。也變了一個透新的人物。他們賓東師弟之間。相得自不必說。可惜當時北京的大官。大半是酸氣直冲。都以爲天下止有十八省。世界並無五大洲。平日恨極了幾個外國人。想把他們在北京一網打盡。便可以永無洋害。就弄出了義和團的一場彌天大禍。論起他們的心願。原也是含着一團怨氣。惟論起他們的見識。直截是像了一個小孩。所以性命是送去幾百萬條。銀子是賠着四五百兆。還落得世界上人都說中國人到底沒有教化。是個野蠻。只一場傷心入骨的窮禍。橫豎列位看官們自然是永世不忘。現在也不必細說。但表一日馮伯始秀才。正在書房裏。與王繼英小姐講書。忽然家人鄭亞四推門而進。奔得滿頭發汗。急得兩眼流淚。說老爺是凶多吉少。

請師爺與小姐速速逃避。繼英到底年輕。一聽此言。駭得不言不語。馮先生還能心定。急問亞四。因何如此說法。亞四不能回答。但扯着小姐。推着先生。求他們避到巷口。范翰林家。再行細稟。於是馮先生也老大着慌。止好扶着繼英小姐。跟了亞四。急忙忙的奔向范翰林宅內。只條椿樹胡同。一向僻靜。所以三人奔逃之際。道上幸喜沒有遇着半個人影。亞四也是廣東人。原籍香山。年紀五十餘歲。乃王家的一個老僕。王曼卿素性儉樸。他夫人在女兒繼英六歲時亡過。不曾續娶。帶了一女一僕。在京供職。那范翰林官名素行。別號介菴。福建漳州府人氏。與王吏部爲同年好友。寓中止有一位夫人。從福建帶出一個婢女。叫做春桃。平日喚柴米。買針線。供着使喚。范翰林出門拜客。便借着亞四去跟隨。所以亞四在范宅。時常直出直進。好像自己主人家中一般。此時三人跟蹌奔進。范翰林正在客座的一間。與夫人閑講。見此情形。大家莫名其妙。亞四方帶哭的訴說道。今天早上。隨了老爺。要往大柵欄一帶。打聽義和團開壇的光景。到底鬧到了什麼田地。當着穿過琉璃廠的時節。已經沿

路盡是團友。與昨日的情景大不相同。正要轉入廊房胡同。忽見我們會館裏從前歇去的廚子。叫做老李。對着幾個團友。鬼頭鬼腦。說了許多話。一逛就不見了。我們又走了幾十步。便有兩個狠狠的團友。將老爺一把拉住。說你的寓中。懸掛着許多洋人的天文地理。明明是暗進洋教。私通外國的。的確確是一個二毛子。理當押入大柵欄總壇。聽候大師兄發落。老爺正要分說。已被他們夾着了。如飛的跑向西邊而去。我眼快。躲入人叢。老李也不大記得我。不會被他們認出。是老爺的跟人。但聞許多團友說。做了中國的官。講着洋人的教。真了不得了。不得了。這就是住在椿樹胡同的吏都主事王英。聞說他家還有一個古怪的先生。一個妖精的女兒。那小娃不過十一二歲。時常到會館裏。開口閉口。都講洋話。叫着那地皮。叫做地球。叫着那太陽。叫做恆星。諸如此類。我們一些不懂。一派的天主教氣。這王英自然免不了當他一個大大的二毛子處辦。恐怕他們的先生同女兒。也是斬草除根的爲妙。我聽到此處。就一溜煙的跑了回來。請師爺與小姐暫時逃避。因爲不多一刻。團友必要

到來。只明明是去年老爺在會館裏值年。老李歇工的時候。受了老爺幾句訓飭。現在他在其中做鬼。當時衆人聽了亞四的一番語言。自然慌的慌哭的哭。一面設法打聽。一面商量逃走。過了一宵。方打聽得王曼卿吏部已經遭害。王家宅上當夜早已由老李領了一班如狼如虎的義和團。抄掠一空。幸虧范翰林是一個福建的京官。老李並不曾知道王吏部與他有什麼交情。所以止有幾個王吏部的番禺同鄉。借了搜尋繼英的題目。也被老李領着義和團。吵得一個落花流水。然當日京城裏的亂象。一天不是一天。范翰林本來也存紮不住。要想回南避難。順便又可將繼英送交他外祖母收着。因爲他的外祖母。隨着兒子。在上海英租界上。開設一間大大的洋廣貨鋪。到了第三天。還是馮先生扮做賣買人。去尋了一個做乾果鋪生意的表兄。叫做張少雲。他雖然是一個山西祁縣人。却因他們的分鋪。通州天津處處都有。所以一條通州的道上。車夫船戶。都認識張掌櫃。是一個誠實的經紀人。他就是馮伯始姑娘的兒子。家中父母雙亡。三十歲尙未娶妻。與他表弟一般。都是一個獨

身。其時車船都已難雇。幸虧張掌櫃熟悉。雇着了騾車三輛。一輛是范翰林坐着。車中裝了三箱值錢的細軟。亞四跨在車沿。一輛是范夫人與繼英小姐坐在中間。春桃沿着車門而坐。可憐繼英是終日哭泣。三天沒有吃飯。范夫人是做着他的母親一般。十分的撫摩他。安慰他。一輛是馮先生與他表兄張掌櫃坐着。張掌櫃恰恰受了鋪主的吩咐。要往天津打聽他們鍋店街的分店。到底被義和團燒了沒有。因此馮伯始便邀他同行。可以一路幫着保護。全靠只張掌櫃在前面開道。所有沿路把壇的義和團。處處皆有相熟之人。聽說他是領着鋪主的親戚。回歸通州。竟就一處都不曾留難。到了通州。剛剛遇着馮先生鄰村的親戚。有一條小船。空泊在那裏。且急忙告訴伯始道。你們莊上那個孤姓的老鄭。平日受着姓馮的白眼。現在投入義和團。你家的叔父。已經逃往保定。老鄭正候着你。說你一定是個歸教的。伯始本想先過馮家莊。請大家歇下。候着他表兄天津的信息。若風潮可以平定。即可免得范翰林一家南去。就可由他與亞四二人。慢慢的將繼英伴回上海。他是從戊戌那一

年便有了心思。要往上海看看那維新黨的光景。還希望一個人到日本留學。現在得了只個消息。已是回家不得。且知道京外的風潮。也是緊急。恐天津是格外的稀糟。要從海道走往南方。必定趕緊爲上。就央求他親戚的小船。載着車子上卸下來的人口箱籠。買了些柴米油鹽。急急忙忙的連夜開船。那船老板是熟溜不過。風水剛剛順利。夜間經過馮家莊。馮先生在蘆棚的縫裏向岸上探看。黑洞洞也看不出什麼。但見那關帝廟的屋脊。隱隱清清。顯出一條黑影。心上就老大的逛了一逛。對着張掌櫃說。馮家莊。張掌櫃點了一點頭。繼英搶着要看。已是一些影子也沒有的了。淌了一夜。又是半天。已經附近了天津。約有四五條差不多的小船。連接在前面。又有三條船是上水的。內中有一條。便是船家兄弟所使。他兄弟對着哥哥道。天津的光景。簡直危急得利害。前天從東門一直燒上鍋店街。已經片瓦不存。從此間再下去兩里地。昨天是與我們同行的船。三條都被搜着。活沈了好幾個南邊人。聞說都是二毛子。今天團友是都去攻打洋街。三叉口一帶。勉強可以冒險的過去。你們